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乞鑒别忠邪以定

國是疏

臣于本月十五日趨

召到京脫闕邸報見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一本爲乞察總憲大臣欺罔以重正氣以彰 國是事

奉 旨切責革職爲民臣不知所言何事其時方急于赴 命企覲

天顏一切時事俱未暇詥問次日

朝見畢會同官三臣始知用汲以都察院左都御史

陳炌參論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託病乞休謂其有所阿附等情妄行誣詆然尚未見其全疏也日來少暇取其全抄讀之始知用汲之言陽爲論炌實陰以攻臣也險邪小人已蒙

聖斷處治臣似可置之無論但其所言有 朝廷政體所關天下治亂所係者臣若隱忍不言將使忠邪混淆是非倒植卒致 國是不定政本動搖非細故也劉向有言讒邪之臣將同心以害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方今天下當五陽之會處極辨之朝一陰潛萌其兆已見羣邪害正積慮

日深臣有 社稷之寄心切憂之故不容已于言也
臣請先析其疏中所借口者二事而後發其機穽所
在惟 聖明鑒察臣 看得用汲疏中謂臣 前葬父事
畢謝 恩疏無御史趙應元名謂臣 有所憾于應元
而盼阿附臣 意遂因其稱病而糾之此大誣也臣 前
回籍數日卽扶先人柩歸窆比時都御史陳瑞以陞
任赴京道經臣 里其餘各官皆奉 差有事及本地
方住劄者適會臣 父葬期遂弔祭于丘隴其時應元
差滿正與新任巡按御史郭思極交代于襄陽相去
數百里勢自難及彼何嘗有所失禮于臣 而臣 憾之

耶夫吊喪送殯人道之常不但臣無所憾于應元即應元亦未嘗有持秉風裁不爲私交之意但偶不與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稱病之有無虛詐及憲職之果否修舉在炌爲堂官訪之必真臣不知也前者屢奉明旨御史託病偷安及差滿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實糾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聞有執法奉行者今獨炌有此舉耳而遂爲人所誣指脅制則後之居是任者必將以炌爲戒寧背違明旨而不敢結怨臺臣相與務爲扶同欺蔽以致紀綱陵替而不可收拾豈朝廷所以屬任臺臣振揚

風紀之意耶又謂舊歲以星變考察其所懲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此又大誣也臣按舊規每遇京官考察時吏部都察院預行各衙門堂上官開列應黜官員事跡送部院會同考察此時兵部尚書方逢時奉命帶管吏部事一日持各衙門所開及本部司屬所訪姓名事跡告臣言據所開則應黜者衆奈何臣即語之曰人才難得況此乃非時考察事起倉卒恐一時廉訪未真或有虧枉但取其罪狀顯著人所共知者量行黜降足矣故比時考察人數比之往年獨少臣何嘗屬意部院私黜一人今逢時見任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今日某某被黜以某某故則各衙門堂官所開部官所訪者豈盡皆臣指使之耶即如禮部主事張程乃今大學士馬自強原任禮部尚書時所首開者豈自強亦阿附臣意而黜之耶又如禮部郎中章禮乃臣子業師亦在開中臣亦不敢以私庇之竟從降調況其餘乎今自強見在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夫人之善惡各以其類兎死狐悲情勢自然若被黜者一一求其所以得罪之故捕風捉影揑造流言以掎齕當事之人則將來司考察之柄者將緘口斂臂而不敢輕動一人　祖宗考

彝公與幾于廢矣又豈　朝廷所以屬任銓衡振刷吏治之意耶然此二端皆借言也至末後一段謂皇上當獨攬乾綱不宜委政于衆所阿附之元輔此則其微意所在乃陷　臣之機穽也唐貞觀時有勸太宗攬權不宜委政房玄齡等者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　臣也立命徙之今用汲之意實類于此然此可以惑庸闇之君不可以欺明哲之主也夫自古惟明王聖主乃能擇賢而屬任之非庸君闇主之所能也三五之隆不可彈舉成湯聖君也其于伊尹乃學焉而後臣之高宗長主也板傅說于胥靡一旦命總百官

而爲之曰汝爲舟楫汝爲霖雨其倚任之重如此然
成湯高宗不以其故貶王而功業之隆照耀史冊垂
憲于古蓋八柱高承而天位始定四時成歲而大造
乃成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賢臣者正
所謂攬權也豈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剛愎自用
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讒害忠良而後謂之有權耶若
夫庸君闇主則明不足以知賢而信不足以役下雖
奉之以太阿之柄彼亦不能待也以　皇上之明聖
用汝乃不以成湯高宗之所以任其臣者而導之爲
秦皇隋帝不亦謬哉夫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當

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 臣 爲不賢耶則當亟賜罷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 臣 爲賢也

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視聽翼爲不能獨運不委之于 臣 而誰委耶 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

皇上見託今日之事 臣 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誰任耶覊旅微賤之 臣 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君不得 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鉅負重而得有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 聖覽而後發票及 臣 等票擬上 進亦無一不請 聖裁而後發行間有特出 宸斷出于 臣 等智慮所不及者今

謂 皇上謏不經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誣
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殫赤心以盡忠王室者
神明知之矣賴我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
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内之治庶幾小康此
市人田父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
事事盡私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
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謀不止于
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狥人凡所措畫惟
施一槩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逺不
遺又務綜覈名實揆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

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撩嫉冒險鉤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 臣 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 臣 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 臣 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茲 聖明之

前後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　顧命大臣義當以
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
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
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
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　國家之事如
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聽紊亂　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尤望　皇上大奮乾
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陳炌者悉與

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
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懐忠奮義憤發
激切之至奏
聖旨朕踐祚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　先帝盡忠
輔佐以至于今紀綱振肅中外乂寧此實　宗
靈所共昭鑒惟是姦邪小人不得遂其狥私自便之
計假公伺隙肆爲譏謗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
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訛言譸張撓亂國是的
朕必遵　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
始終輔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虛巳倚毗至懐吏部知道

奉 旨迎母就養謝 遣官劾勞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欽差司禮監太監魏朝伴護來京就養到京又蒙
聖恩 特命司禮監太監李佑
賜勞于郊外遞送至臣私寓臣扶侍臣母焚香望
闕叩頭安家訖伏念臣 嚴親見背已 風木之悲母氏幸存亦迫桑榆之景每欲就 帝都而侍養庶幾竊 天祿以延齡抱此私情憚于輒請詎意區區之悃上軫 宸衷 蒼蒼之高俯從人願疊荷 恩綸之存注特歷 勅使以將迎 賜勞郊關送歸私第

望慈容而動若既以紓瞻雲陟屺之悰奉甘脆以承
歡寧復憶饌鯉飲江之樂俟起居于八座欣壓漿之
一家昔李令伯之陳情未登膴仕在潘安仁之奉母
徒賦閒居方之今日所遭詎可同年而語茲蓋恭遇
我 皇上孝隆錫類 愛立因親推孝養 兩宮之
心爲鞠育兆人之惠故烏鳥獲伸其私願螻蟻亦賴
以曲成臣不自知宿世于 國家有何緣分今生一
草芥目此 寵榮仰而戴 天俯焉省已方寸既定
何牽繫之爲憂七尺雖微矢捐糜而罔惜臣誠無任
激切感戴銘心圖報之至奉 聖旨卿母已至京朕

心甚悅覽奏謝知道了　聖母卽欲召卿母入見今
旣稱高年遠來勞頓且從容就養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聖母疏

臣　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聖恩差司禮監
太監魏朝伴送來京就養到京仰荷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遣　慈寧宮管事太監
李用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　私第臣　卽扶母焚香
望闕叩頭謝　恩安家訖臣　母仰沐　慈恩至隆極
渥卽當匍匐入　內仰叩　慈尊以少伸頂戴之誠
柰臣　母年高多病加以長途跋涉步履益艱雖勉

扶行恐不能成禮謹令臣恭　會極門叩頭代
謝臣誠不勝感切悚懼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
后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母首飾等物疏

臣母扶家　欽取來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恩差司
禮監太監張鯨齎　賜臣母金累絲鑲嵌青紅寶石
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
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羅蟒衣一疋青羅蟒
衣一疋襖絹四疋甜食二盒又蒙　兩宮　聖母俱
有首飾八寶靛衣珍食之　賜臣謹于私寓扶侍臣

母焚香望闕叩頭祇領訖瀋輿將母方承愛日之
歡　漢闕貽恩忽拜自　天之既貴榮光于荆布
糟景色于桑榆寶鬘莊嚴巧出　天宮之樣金精璀
璨冠須玉府之藏珍羞充溢于圓方華綺煒煌于筐
篚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覬之　殊恩亦
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　高厚惟當移孝以爲忠
苟利　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臣母子誠不勝頂戴
感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謝　兩宮聖母疏

軀仗蒙 欽取到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母慈聖
文皇太后 特賜金累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
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二疋青紵
絲蟒衣一疋紅紬蟒衣襖兒綠膝襴裙一套青紵絲
蟒衣襖兒綠紵絲膝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
包二十兩簪素念八副該 慈寧宮管事太監謹柯
陳相恭捧到 臣私第謹叩頭祇領訖 慈光下被
天眷洪敷凡在聯聞舉深忻躍矧身膺 異數獨被
隆施捐糜此軀未足言報 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
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 賜金累絲首飾一

副織金閃色紵絲六表裏葷素盒八副謝疏同具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為故大學士高拱乞　恩疏

伏蒙　發下原任大學士已故高拱妻張氏陳乞
卹典一本該文書官田義口傳　聖旨高拱不忠欺
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臣
等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
周章每任情果于自用雖不敢蹈欺　主之大惡
然實未有事　君之小心以此誤犯　天威死有餘
戮但伊昔侍　先　帝于潛邸九年有餘犬馬微勞似

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　皇上永言孝思凡　先帝簪履之遺猶不忍棄況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生前既已　寬斧鉞之誅今值歿後豈復念宿昔之嫌其妻男昧陳乞實亦知　皇仁天覆　聖度海涵故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干鴻造也查得
世宗肅皇帝時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翟鑾俱以得罪褫職後以　大慶覃恩及其子陳乞俱蒙　賜復原職給與卹典今拱之事體實與相同夫保全舊臣恩禮不替者　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者　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愚昧妄爲代請不

獨欲　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　聖德覃布
鴻施又以愧死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
竭忠盡力以共戴　堯舜之君也仰惟　聖慈裁察
臣　等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
聖旨高拱負　先帝委託藐朕沖年罪在不宥卿等
既說他曾侍　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
原職給與祭葬禮部知道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　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爾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

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
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　國家典章亦惟[illegible]
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等[illegible]
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
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
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
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
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
能恐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

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
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
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
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冐濫滋多不得不曲爲
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
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
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
事與理相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
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畧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
蓋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
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
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
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
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
之異亦當視其親疏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
給此殺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
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

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
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
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
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
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
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
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擅革濫

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
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
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
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
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派官寄籍奏請選婚
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
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
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
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

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衷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刋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内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干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勑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外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然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番夷求貢疏

臣近者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

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
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　皇上晝夜念經
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專先與
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
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　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
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
尊鍍金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
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爲等因
并虜酋順義王俺荅亦有禀帖爲本僧轉乞通貢俱
投到　臣　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　虜酋俺荅

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實欲西搶瓦剌比時　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衄俟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欵貢可以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開套虜逆遭喪敗俺答部下酋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欵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　祖宗洪庇　皇上威德所及而　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

除求　貢一事已奉　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
所餽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
弼近臣忝預　密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　國
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
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　高皇帝聞而深喜
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況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
同而適　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
略具其事本末仰乞　聖明俯賜裁奪　勅下臣愚
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
之義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輔理勲猷匡扶遐邇我朕咸賴朕得以垂拱
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遠
人饗風慕義之誠禮部知道欽此

召見紀事

先是禮部以 聖體大安遵 旨擇于初九日請
皇上視朝已奉 俞允至初八日遣文書官至內閣
諭臣居正朕明日御朝切欲與先生一見來先生前
有旨不在朝叅之列明日本朝之時先于平臺召見
說與先生知之是日黎明 臣入見于 平臺致詞云
恭惟 聖躬康豫 聖壽無疆 臣犬馬微衷不勝欣

慶叩頭稱賀　上說朕咸來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
費心　臣對言臣久不覲　天顏謂久仰念今蒙
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懽忻但　聖體雖安還宜保重
至于　國家事務臣當盡忠料理　皇上免勞掛懷
上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隨　賜銀五十兩彩幣六
表裏燒割一分酒飯一卓臣叩頭稱謝　上又諭云
先生近前看朕容色臣承　旨爭　御座前跪
上親就臣手仰見　天顏和粹　玉音清亮不勝忻
忭　上又說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
臣對云病後加飱誠爲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

過多恐傷脾胃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疹後最慮風寒與房事尤望聖明加慎上云今聖母朝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三宮俱未宜召先生忠愛朕悉知上又諭十二日經筵其以講且待五月初旬行臣謹承旨叩頭而退始鳴鐘御門百官致詞稱賀云

請更定時享祝文疏

據太常寺手本爲祭祀事該本寺卿溫純等開稱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皇

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
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
莊皇后職等照得　憲廟而下既備列　六帝后乃
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設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
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下配
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
王爲姪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
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
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書
帝 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名義
爲協等因到閣據此 臣等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自 憲宗而
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宗新升之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
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憲宗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
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
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 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
祖禮莫嚴于假 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祏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 大祫禮
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

諱不必更稱　五廟字樣其　大祫祀宜壽春等王

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宜合候

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覽發下該寺并壽

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施行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看詳戶部進呈　揭帖疏

伏蒙　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　御覽揭帖

一本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

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

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欵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羨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

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名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賊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

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稍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

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章授官事例傳示 臣等恭照 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聯姻 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土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實非 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

八年　世宗皇帝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拜事理該
府部等衙門議稱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
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
之屬與有大勲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
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
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
有出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
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
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
官即時舉劾寘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

等因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有
我　皇祖亦未有制與親定二國公雖爲戚里當有
國佐命靖難元勳雖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微
功居半都着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
器既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
此我　世祖超世之見同符　二祖非近代帝王所
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雖曾覃澤安平許傳再世則
以　孝烈皇后有翊護保駕之功　特旨酬賞非援
例進封者也　臣等竊以爲我　皇上當英妙之齡事

事皆祗遹　先猷憲章　烈祖則　太祖定制與
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
例王偉係　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　傳帖
上請　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　皇親子男龍姑且
從容俟後再有　大喜慶事然後　加恩未晚也臣
等謹査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會議二
本進呈　御覧用見　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
聖明垂覧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　聖旨內庫缺錢賞用着臣

等擬　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
年二月奉　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
靖隆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
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　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
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
庫應用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
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
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
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
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　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

得　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融便民用存一代之制
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　上用者也萬
曆二年鑄造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
半進用已非通融便民之本意今若以　賞用缺錢
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　內庫大失
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制錢
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
小民甚以爲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
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于小
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
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 聖明裁奪暫停鑄造進用
之 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
爲晚仍乞 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任怨之言敦
尚儉德 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
省庶 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
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輔導敢不
盡其愚伏惟
聖明亮察
萬曆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次日奉

謝停鑄

請罷織造内臣對

工部覆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疏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取回原差内臣遣文書官傳諭云　御用袍服緊急織造且未可罷若如部議取回内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臣與同官二臣持工部疏入見　上於便殿奏云近日蘇松等處水災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𦒿聚劫奪者地方錢糧委難

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 明旨停止織造着孫
隆回京至今尚未完報是 詔令不信而 德澤不
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 皇上敬 天恤
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 聖心 上日朕未嘗不
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當完遠不過來春爾臣
對言 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即孫隆在彼亦能
仰體 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
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
料錢糧尚有未盡徵完者災地疲民不堪催督願
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災稍輕許坤仍責了也

上乃許之曰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派擾民此一件還着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臣等頓首曰幸甚盡是將宮中自　大婚以來應用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　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東南織造　上心亦難之乃從中發銀五千兩畀孫隆約用盡更請一不以煩百姓外廷莫得知也故上指此爲言因以部疏授臣云先生將去票來又顧臣等云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臣對言誠如　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　皇上德意而已願　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

生靈仰戴　至仁實　社稷靈長之慶因叩頭出次日奉　聖旨蘇松地方災傷重大孫隆着查近降花樣御前發去銀兩應織袍服上緊湊織完日卽便回京其以前織完的照數解進未完的都着停止物料等項准作歲造段疋支用撫按官還查數明白具奏許坤且着照舊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減織造段疋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承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illegible]段疋缺乏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織

織於內又將 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共該七萬
三千疋奉 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
東南地方災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
奏臣等看得歲造段疋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
所造賞賚諸費尚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每
稱缺乏乃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疋然亦
間一行之非可為常例者也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
稱缺乏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 大
婚禮重 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
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從

織完而添織之　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
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
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
皆有水災頃蒙　特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
罷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子惠之恩未洽
誅求之令即施非　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
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
諱者科臣所奏宜留　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
衛勇人賞賜段疋缺少兩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
俺答款貢歲增　賞賚溢於舊數故題　請添織以

上二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　御用等項則近年南
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
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　聖明再
諭該庫查比虜俺荅一宗　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
三衛夷人兩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添織
即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　俯從科臣之
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　勅下戶工二部酌
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　旨不爲虛文罷
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蒙　皇上心膂
之寄豈不知　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違拂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為深長之慮
伏望　聖慈宥其愚昧　裁酌施行
奉
聖旨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
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欽此

服闋謝降
勑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先准吏部咨欽奉　聖諭問臣服制幾時滿着吏部
上本起復該部回稱臣服制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期滿禮當從吉等因備咨到臣遵候開至

本月二十三日仰荷　天恩特降　手勅諭元輔
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
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
金臺盞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見朝畢候朕御平臺
召見以後朝參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故諭該
文書官太監孫斌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　闕
拜手捧讀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庸虛特蒙　眷
遇曩遭家嚴之變將俯留以言奔顧惟　慰勉之堅
屢籲號而莫遂繼荷　聖慈之曲軫敢煩　睿思以
折衷許臣謝常祿以在公容臣襄大事而歸里自違

丘隴趨覲　闕廷入則荷蒙恃簪遵墨綫之往制出

乃寢苫枕塊守苴絰之常經旣獲承　聖主之倚毗

兼克盡匹夫之懇悃斯蓋我　皇上乾坤㨗載父母

愛憐酌權宜於禮典之中垂體恤於使令之外鏤鑄

識感銘結難酬惟茲隙駟之易馳倐爾祥琴之在御

先王之制不敢踰雖勉循禫禰之文人子之心不能

忘實倍切居諸之感乃荷　宸衷俯記降　清問於

銓曹復蒙　綸札傳宣授　威顏於　中禁秖佩

袞襃之諭鄭重永　朋錫之駢蕃倉出壺觴籯襃

黃金之質衣加盤帶美紅光白璧之珍更令毀之

殘軀還被斯皇之寵飾捧而心醉服以魂提昔名臣
若榮溥孜賢之輩際盛世在未宣順化之間固常蒙
禮從時並荷　先朝之知遇未聞　殊恩異數有如
今日之遭逢者也臣敢不益攄丹悃仰荅　隆施倘
筋力之未疲遠道盍忘於驅策如髮膚之可效微生
何愛於捐糜謹欽遵　聖諭於二十五日　廷見後
即趨詣　平臺恭候　召見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召見

平臺記事

欽奉　勑諭召見於平臺致詞云臣前奉　欽依在

京守制服滿朝見奏　面諭先生全忠全孝萬古留
名臣奏臣蒙　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
子之情不勝感戴叩頭稱謝又奏非蒙　聖恩特降
手勅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叩頭謝畢又奏昨奉
勅諭着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即當欽遵但年前數日
尚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　皇上俯容再寬數
日免令朝叅陪祀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叅供職
上說先生元旦出來也罷臣叩頭承　旨　上又說
與先生酒飯喫臣叩頭謝又奏臣在制中屢荷　兩
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

稱[illegible]未敢擅便請 旨 上說是着張宏引進臣[illegible]頭退隨詣 慈慶宮外叩頭蒙 仁聖皇太后遣[illegible]使傳 諭云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盡心輔佐賜[illegible]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隨詣 慈寧宮門外叩頭蒙
慈聖皇太后着引伴太監張宏傳 諭云 皇帝冲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 特賜膳九品金執壺一把金臺盞一副金鑲牙筯一雙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 命太監張宏送酒三盃管待

辭免

恩命疏

准吏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查得節奉　勅諭朕大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受　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廸勲猷獨茂宜加殊禮以荅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候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如勅奉行今本官服制已滿該部奏請加恩等因奉　聖旨朕元輔　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託夙夜朕躬以及大婚禮成治理勲績隆茂着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廕武職

伊男陞一級世襲着南鎮撫司僉書管事用副朕酬
獎元功至意欽遵備咨到臣臣闔　命驚惶拊躬
促仰惟　皇上鴻仁下逮駁惠旁敷往因嘉禮之成
肆舉叙勞之典以臣叨居首稱加惠獨先念臣方在
宅憂懸賞以待茲允部臣之請涣須追錄之恩　三
錫殊榮一朝並至既已奉有　成命詎宜仰瀆　宸
嚴但臣自揣疏庸謬承　眷遇一從受事以至于今
每自省循諸所蒙被豈獨近代臣人之所稀覯抑亦
在昔載記之所罕聞即如頃者服制未除預垂　清
問迄于祥禫甫屆遄降　温綸　衮䌊屢十札之褒

珍既踰百朋之重黃金白璧炫燿門庭錦綺華章充溢筐篚臣伏思惟盆盎之器不啻盈矣鼴鼠之腹亦既飽矣及今克自抑畏庶幾獲免傾危而浹旬之間豐施荐及越歲之後 異命重申注之已盈而不虞其將覆敗之過飽而不慮其難容在輿論爲未孚尤天道之所忌此臣所以夙夜匪寧凌兢罔措者也伏望 聖慈鑒臣素悃俾仍舊貫 特寢新恩庶愚分獲安幸逭顛隮之咎微軀未殞得竭斷結之忠臣誠不勝戰兢踧踖懇切俟 命之至

奉

聖旨卿保佑朕躬夙夜匪懈輔宣化理茂著成功眷
德酬勲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須恩數
欲卿安受覩　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
方以爲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昨臣以蒙　恩殊常具奏辭免該文書官姚秀齎本
到閣口傳　天語着同官二臣擬票　温旨勉臣遵
奉不必再辭隨奉　聖旨卿保佑朕躬夙夜匪懈輔

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勳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
至情今次所頒恩數欲卿安受覩 先朝施及元臣
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爲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
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仰惟
聖眷優崇 褒綸藹郁敢不祗若用彰二寵榮但臣
自以蒙被過隆難於報荅涯分久盜恐致顛危故屢
次瀆陳非敢矯飾誠省躬揣分有萬匕不能自安者
也今奉 聖諭諄切又該同官二臣咸導臣以將順
誡臣以抗違二臣 竊伏思惟俯自斟酌因憶前年恭
侍 皇上日講畢奉 面諭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

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臣每念及此輙爲涕零之
施及於己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爲深
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
今蒙　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衛司延以世賞襲爲朝
恩荷此　殊榮斯蓋　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惓惓
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祇領仍囑臣
後嗣世效犬馬仰報　生成惟是三公崇階以待耆
碩在　本朝文職咸不敢居萬鍾厚祿以賜勳親臣
昔已蒙　恩豈宜重冒惟此二項　殊典揣己終不
敢當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悃惟臣量受臣男陞廕其

太傅祿米之加　俯容辭免庶　橫恩不致於濫及
微分亦得以少安履厚戴　高不敢忘報臣　冐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功在　社稷不惟朕所眷知亦中外臣民所
共聞見進秩加恩於禮匪過乃又固辭不已朕心益
用弗寧今諒卿悃誠特准辭免太傅以成卿勞謙廉
讓之美其餘宜勉遵成命愼毋再辭吏部知道

辭考滿加恩疏

准吏部咨題請稽考績以優輔臣事內稱臣於萬曆

五年九月內聞臣父憂奏乞回籍守制荷蒙 皇上
諭留准假歸葬旋 詔還內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服滿起復通計前後歷任年分除給假回
籍不計外其餘月日皆實在 內閣輔政扣至萬曆
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止一品九年滿後又歷三年例
應考滿給由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為朕
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匪懈實與見任供職者不殊你
部裏便查考滿恩例從厚開擬來看備咨到臣臣伏
誦 綸音不勝惶悚竊惟該部所奏乃課功常典臣
之所處則值事之變而酌禮之中非可以常典槩論

者也今且無論臣功之有無與課之殿最但以事理言之追憶前年先臣不祿臣聞訃之初五內崩裂瀝血陳情惟乞一去而已乃奉 聖諭懇留至於三四比時臣雖在昏迷中猶念 先帝之顧託未終 聖母 皇上之深恩未報犬馬戀主實切依依而烏鳥私情又有不能自釋者乃不得已而爲在京守制之請仰荷 聖慈俯從又 特允歸葬旋即 召還免其 朝參停止支俸令以素服在閣辦事臣出則綜理 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是臣之不去者報 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

夫有識者咸謂　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
處於君臣父子之情與義兩全而無害矣然身雖屬
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美前後月日通作
實歷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雖居喪君
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　皇上昔日之所以
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臣又查得
前代與禮與　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
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
中陞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
皇上原夫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

臣事體原自不同况前年荷蒙 聖恩以 大婚禮成叙錄 內閣諸臣咸𦗟于獨臣以服制未滿特勑該部俟制滿而後題請是 皇上亦諒臣在服制之中不可以加恩故也夫既不可以加恩又獨可以考滿乎蓋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卽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 聖明冀申情款惟求恊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已而故爲是喋喋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停恩命 勑下吏部免臣給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職而 皇上曲全之仁與微

臣自處之義終爲完善無所虧缺矣臣於此理亦
已詳 皇上聖明必垂洞鑒萬望即 賜俞允免致
再三陳控煩瀆 宸嚴臣不勝惶恐戰慄懇切祈望
之至
奉
聖旨卿昔爲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勳茂績
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茲覽卿奏
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
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
孝大節至於卿之勳勞簡在朕心當別有酬着吏部

知道

歸政乞休疏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 先皇拔之侍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 親揚末命以皇上爲託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恒恐付託不效有累 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 聖慈眷禮優崇信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 國恩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蓋九年於茲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可遽爾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 天地 祖宗洪佑中外

安寧 大禮 大婚 耕耤 陵祀鴻儀鉅典一一
修舉 聖志已定 聖德日新 朝廷之上忠賢濟
濟以 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
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
稟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
血氣早衰踰五之齡鬚髮變白自茲以往聰明智慮
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
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
特出睿斷 親綜萬幾 博簡忠賢俾參化理 賜
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駑力免於中蹶

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世爲犬馬以圖報效
也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勲績日隆
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
政乞休爲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
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愼無再
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昨臣以　大禮畢成具疏乞休伏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爲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爲詞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爲重永圖襄贊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臣

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念臣發跡寒單賦才謭劣仰

承　先帝顧託之重祗荷　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殞以仰酬　高厚之萬一豈敢輒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　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敝於思慮之煩力疲於擔負之重

以致心血耗損筋力虺隤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殘荼茹葷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顛仆有負　重託欲乞身於　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　國事未定　大禮未完口囁囁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賴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　國家無事諸　大典禮皆已完就　乃敢一言其私蓋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臣造父無失

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為決計長往也但乞數年
閒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塡溝壑 國家或有
大事 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
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 國
也伏惟 聖慈矜允臣無任悚懼俟 命之至
奉
聖旨連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
今諸大典禮雖已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
卿輔理更切未便是卿閒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
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豈得便自稱

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即出來有一德用成始終
大忠着鴻臚寺官往諭朕意吏部知道

謝

聖諭疏

昨該臣再疏乞休未蒙　俞允今日欽奉　龍箋手
勅一道　諭元輔少師張先生　朕面奉　聖母慈
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
務爾尚未能裁决邉事尤爲緊要張先生親受　先
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
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

聖母與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終　先帝憑几顧命方
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該司禮監太監孫
秀文書房官丘得用恭捧到臣私寓臣叩頭捧讀感
切涕零念臣受　國厚恩未能圖報況身膺　重託
敢遂私圖但自審體力向衰兼之寵祿踰分萬不獲
已仰控　宸嚴茲蒙　聖恩親灑瓊翰恭述　聖母
慈諭責臣以付託之未效勉臣以臣節之當終臣莊
誦之餘感懼兼抱仰惟　慈訓諄切　聖眷優隆誠
所謂義重身輕　威尊命賤臣於此時若復固求私
便是爲自冒　譴誅但臣願忠之心無窮而任事之

力難強仍乞 皇上朝夕於 聖母前達臣微悃曲賜矜涵庶稅駕之祈雖未遂於今日首丘之願猶有冀於將來又該鴻臚寺官奉 旨諭臣早出臣即宜欽遵赴 閣辦事但臣前以 山陵 駕觸冒風寒近又聞親弟訃音感傷致病伏乞 聖慈垂憫俯容調理數日少可即出供職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調理數日即出輔理以慰朕心禮部知道

請專官纂修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勑諭會典一書我　祖宗列聖典章法度綱目具存第簡編浩穰精覈實難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見其一二舛誤申命儒臣重加較輯比及進覽迄未頒行似於　聖心猶有未當今特命卿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務令諸司一體前後相貫用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欽此欽遵已經開館纂修去後近該副總裁等官將所編草稿呈送臣等刪潤比將舊會典并嘉靖二十九年續修進呈未奉　欽依

舊稿謄寫一遍稍續以近年事例中間體例尚有未當紀載頗多缺漏良由副總裁諸臣各有部事相妨無暇討論講究臣等欲另為修削苦閣務浩繁力有弗給欲因仍舊貫聊取完事則於愚心實有未妥者竊以會典所載乃　昭代致治之大經大法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美善兼該綱目畢舉　列聖相承間有損益歷世滋久經畫愈詳今既彙為一書固當深究本原備詳因革酌古準今以定　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況欽承　勑諭令臣等校訂差訛補輯缺漏是於舊本或有未當者亦許以愚見參之

見上請　聖裁矣今若止將舊本謄寫附以新例則不過重錄續編而已豈　聖明所以屬託臣等之意乎顧事必專任乃可責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緒往者纂修　兩朝實錄亦皆專屬副總裁二員臣等又月有程督歲有稽考乃克有成今會典事理又與　實錄不同考索講求尤費心力非有專責決難奏功臣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文學素優年力方富屬以此事似可責成如蒙　聖明俯允將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許國協管府事

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令其專在史館遵照　勑
諭事理將會典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草稿送臣
等删潤其原題副總裁官惟於部務有暇相與討論
不必限以章程致令兩誤庶幾事有專責而汗青可
期也

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請處治邪佞内臣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
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　孝陵種菜爾等司

禮監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誨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奸之明等於日月　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

等查得舊例　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祀既發令
着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凈軍乃爲正法臣等謹
擬票上請　聖裁施行

奉

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
所不爲降黜未盡其辜着充凈軍發去南京　孝陵
種菜該衙門知道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
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厮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

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躬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遷去奸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恐仰惟

皇上天挺叡資　幼而聰穎自　臨御以來　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　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

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
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
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蓋
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
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鈕棍兵器此何爲者
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
敢復言邇日因覩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變閒遊
宴以列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

佞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 上心希圖寵幸
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 天生聖王被
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 日講
時 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惕然改悔逆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
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聖母之
心形之譴責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
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 皇上
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内以爲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　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星掃

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
輔弼　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
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内
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　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
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
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壼内
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

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
請處治仍望　俯允施行　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
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
胤嗣節　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　親萬
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令日之悔過不
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
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

奉

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　又奉
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

降三級調外私家閒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
牌子等都着自陳該衙門知道
請敎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
講究治理千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
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
講解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
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
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聰即恭侍　講讀須臾

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熟閒從容陳說雖欲竭
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
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
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
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
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
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以唐憲
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
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
牆如見白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

纘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
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寳訓
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摹弘遠臨
機周愼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
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
所踐者　祖宗之寳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
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
今日之保泰持盈與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
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寳訓　實錄副本

述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

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 講以後每 晨講既畢臣等恭循 文華後殿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 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 燕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

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奉

御批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停止工程疏

該文書官田義傳奉　聖諭欲修理武英殿欽此臣等看得　祖宗宮殿如有損壞自合修理豈宜惜費但查　本殿自宣德正統以後久不　臨御迨　世宗皇帝踐祚之初即將　文華殿鼎新修建易以黃瓦凡　齋居　經筵及　召見大臣等項俱　臨御於此今　九五齋　恭默室皆　世宗皇帝親題其

額輪奐巍然堂構具在蓋以東方發生喜神所向故
齋居　聽政　講學　冠讀皆恒處于斯其取義未
矣今　武英殿乃　祖宗久不臨御之所即加[illegible]
聖駕未必常到而徒費十餘萬之貲經營於不常到
之地似爲無益且臣等亦曾至　本殿觀其藻飾顏
色雖稍有剝落而棟宇規制未常少損似亦無煩於
改作也臣等愚見伏望　皇上繹思　世宗皇帝臨
御東朝之意姑仍舊貫暫停工作以省勞費或待
皇儲誕降之後仍以　文華爲　東宮講讀之所却
請　聖駕臨幸　武英彼時鼎新修理未爲晚也臣

等淺陋無識仰蒙
俯諭不敢不盡其愚伏望
聖明曲垂鑒納臣等不勝懇切願忠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